红楼艺苑善水沏茗版红楼梦剧本

天哥

Mar 9, 2023

# 红楼艺苑善水沏茗版红楼梦剧本

# 剧本

提交修改的方向：

第一，把01，02压缩成一集，剧情做恰当的改动； 第二，30，请重点改一下，最多拉伸成2集，最好能照应开头； 第三，21-29，得请人专门改改，最好压缩成7集以下。 第四，03-20，请人做一个系统、连贯的修改；分工：03-10，11-15，16-20； 第五，请人专门对全剧的旁白进行修改； 第六，请人专门对全剧的题目进行修改，要保证协调，字数尽量一致。

# 内部剧本

出场人物表（暂定）

男： 贾宝玉（两名，一大一小） 甄宝玉（要求成熟男子扮演） 贾琏（要求成熟的声音） 贾雨村（要求成熟的声音） 某神帝（要成熟的声音） 忠顺王爷（要成熟的声音） 薛蟠（要成熟的声音） 卫若兰（要成熟的声音） 蒋玉菡（要成熟的声音） 贾政（要成熟的声音） 贾赦（要成熟的声音） 茗烟 贾兰 贾芸 僧（要成熟的声音） 道（要成熟的声音） 家人两名 群众演员四名

女： 林黛玉（绛珠） 薛宝钗 王熙凤 史湘云 秦可卿 贾元春 贾探春 贾惜春 妙玉 李纨 花袭人 晴雯 紫鹃 莺儿 鸳鸯 麝月 雪雁 巧姐 小红 坠儿 傻大姐 贾母 王夫人 薛姨妈 邢夫人 尤氏 观音菩萨 警幻仙子 钟情大士 婆子两名 群众演员四名

# 01 开辟鸿蒙

开幕，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日月无光，极其惨烈，主角是两个男子在单挑。

数个镜头闪过。

炎凉大帝：（放下剑）你输了，神瑛。

神瑛倒下，眼神锐利、不甘。

炎凉大帝：受死吧！

场景转换。

鸿蒙初辟，混沌渐开，主题音乐奏起。

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巨大的顽石，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背景是深邃的苍穹，连绵而苍凉山峰，石头靠近山峰，显得很高大。

南方南极观音经过，白衣翩跹，手捧净瓶，瓶插柳条，神容端庄肃静。

神瑛：那个过路的，请留步！

观音：（回首，自语）这石头竟会说话，却也有些灵性。（端详）你有什么说的，可以告于我。

神瑛：当日女娲炼石补天，弄了石头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却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我时运不济，被丢弃在这山青埂峰下，好不凄凉！求你行个方便，带我去那西方仙境，多受日月精华的滋养，将来好歹修成个人形，可以痛快自在，强于在这里天天受罪呢。

观音：（沉吟）原来是补天所弃顽石……善哉，善哉，看你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将来有些造化也未可知，我就发个慈心，成全了你吧。

场景转换，西方灵河畔。

背景：深邃而略显灰白的天幕，一条奔涌的长河，河水显得昏黄，岸上是一片黄土，岸边仅有一棵小草，并无其他植物花卉和景色点缀。

观音：你好自为之吧。

一晃就是五千年后。

西方灵河岸上，顽石一块，绛珠草一颗，叶头上略有红色；石头很大，草与石相映，微风动处，那青草摇摆不休，虽说是一支小草，又无花朵，却妩媚多姿。

从石头中幻化出一个人，神气清爽。

神瑛：（环顾寰宇，神色欢愉）别人修个人形不过数百年功夫，我却足足等了几千年，托这块宝地之福，终于摆脱了石质，嘿嘿，从今天起就可以逍遥了，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俯瞰那草）好妹妹，你我相伴多年，神交已久，希望你也早点修炼成人，而今我好不容易得见天日，正要出去游历一番，恕不多陪了，后会有期！

旁白：女娲炼石之前我已存在，之后又过了不知多少岁月，在冷酷如铁的黑暗中等待了数千万年，那是我第一次获得自由，无限宽广的天地，在我面前绵延不绝的展开。

茫茫云海，矗立着一片连绵绰约的琼宫，光万道滚虹霓，瑞气千条喷紫雾，两边摆数十员镇天元帅，一员员顶梁靠柱，持铣拥旄。

某元帅：来者何人，冒冒失失就要进天庭？

神瑛：（一愣）我不知自己是何人，连姓名皆无，不过在这三界中东游西荡，云去云来，也游历了不少地方，这天庭难道不是人人都可进的么？

元帅：（叱喝）待我看看你的原形……原来是块顽石，哈哈哈！（手指神瑛）也不打量一下自己是谁，竟敢这样大摇大摆地到天上来逛？快点滚回地面吧！

众天兵齐笑。

神瑛：请教各位，要如何才能成仙成佛，得进这天门？

元帅：看你是初得人身，不懂规矩，我就指点指点你，像你这样的出身，唤作“未入流”，比那狐仙妖怪地位还低，若要飞黄腾达，就赶紧去物色个主子，求他帮你在天尊面前求个一官半职，日后小心向上，早晚也好名列仙班，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神瑛：（皱眉）主子？就是那种让别人卑躬屈膝去服侍的人？

元帅：去去，你这未开化的泼皮，离远点儿，仔细乱棒打出去！

神瑛头也不回地离开。、

镜头一：神瑛在山川云雾中自在地穿行； 镜头二：神瑛路遇众神仙，和他们冷冷地对峙； 镜头三：几个神仙和神瑛发生睚眦，神瑛冰冷的目光闪动着； 镜头四：神瑛一个人蹒跚而行； 镜头五：剑飘，血落，一些残忍的画面； 镜头六：持剑的神瑛，冷漠地注视着天地之间；

（旁白）离开西方灵河之后，我到处游山玩水，尽情享受着广袤世界里的自由，直到很久之后，才发现原来别人都有同伴，独我没有，我原是一个怪物，一个异类，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渐渐地，人们称我为“混世魔王”。

地点：蓬莱仙岛、飘渺峰。

绛洞花主：（提剑走出来）什么人，闯进了我的地盘？

神瑛的身影在云雾中慢慢浮现，当看清楚彼此的面容时，两个人都吃了一惊。

两持剑对峙，他们的面目极其相似，但一个衣裳简陋、随意，肤色因日山风吹而略深，眉目间有一股张狂之气，显得十分狂野，另一个衣着华贵，虽无多余的装饰品，却显得雍容高贵，气派非凡，唇角流露出一丝轻慢。

绛洞花主：（皱了下眉）你就是那个最近到处占山为王的家伙？（眯起眼来看了一会儿）石头！

神瑛：正是，石头叫着好难听，今后叫我神瑛大人！

绛洞花主：（若有所思，嘴角流露出蔑视）公开做起强盗来了。净心菩萨送了你“喜新厌旧，贪得无厌”八个字，这下你有名了。

神瑛：这八个字我觉得很适合。

绛洞花主：果然混出名堂来了。

神瑛：少废话，我是后来的，到处都给霸占了，不作强梁可没办法。

绛洞花主：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进来，今天只好让你有去无回了！

神瑛冷笑。

镜头闪过：剑光、人影、面容、眼神。

绛洞花主：停！先不打了！（抹去唇边的血痕）你看中我这山头，可是大错特错了，我这里千万年来从无人骚扰，你以为没缘故么？

神瑛：住的不舒服我再挪窝，不干你事。

举剑。

绛洞花主：跟你说不了人话，看剑！

神瑛：去死吧！

绛洞花主：慢着！说了，别打了，再打我就破相了。

神瑛：啐，你还是个男人吗？

绛洞花主：我也并不是怕你，再打下去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哩，但是我这张脸可很要紧，谈和吧，许多好处给你。

神瑛：（吐出一个字）说。

绛洞花主：你放眼看看，我这仙山神峰，钟灵毓秀，不知道蕴含了多少精华，久而久之，这岛上的花妖树怪就遍地都是了，且大多修成女体，凡是男的我都赶出去了。你看她们，一个比一个娇媚，一个比一个多情，因此我连西天极乐世界也不愿意去了，就给自己取名叫绛洞花主，每天好不快活自在。人说我不思进取，谁知我乐在其中呢？

神瑛警惕地盯着他。

场景转换。

绛洞花主为他引路，带他欣赏岛上的旖旎风光。

无数袅袅婷婷的少女在树丛、花丛中若隐若现，一个个荷袂翩跹，羽衣飘舞，娇若春花，媚如秋月，巧笑嫣笑，从没见过这般景象的神瑛为之失神，半天不说话，连手中的剑也不知不觉垂落了。

绛洞花主：（笑）我的本事你也见了，等闲之辈自然不放在眼里，若是那本领高强，又为非作歹的，必是魔族无疑，然而来了，只说受不了这里的温柔气氛，生怕消磨了英雄气概，住不了几日也就拔腿跑了，因此从几千年起我就住在这里，岛上的姐姐妹妹也都熟的很了，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今日既然撞见你这个天煞魔王，纵使你害了我性命，姐妹们也必然害怕，闪的没影子了，你岂不没趣？你若要和我一起享福，就住下吧。

神瑛：（回过神来）有些意思，你老兄在此享尽了荣华富贵，这花园今后分一半给我。

镜头一：蓬莱仙岛上春光无限。 镜头二：载歌载舞，仙云缭绕。 镜头三：神瑛沉醉不知归路。 镜头四：云雾越来越深。

场景转换。

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个神仙，称名须菩提祖师。

神瑛径入洞天深处观看：一层层深阁琼楼，一进进珠宫贝阙，说不尽那静室幽居，直至瑶台之下。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两边有三十个小仙侍立台下。

小仙甲：什么人在此骚扰？

神瑛：天下无敌、地上无双，人称混世魔王的护花使者神瑛是也。

小仙乙：你是何人，师傅正在登坛讲道呢，你好大的胆子，就闯进来了，快快打出去！

神瑛：（笑）哎呀，这是待客之道吗？

群侍上。一场打斗，神瑛胜出。

菩提：你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恁般狂妄！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

神瑛：我漂洋过海，登界游方，是个神仙就不拿正眼看我，今天这口恶气出得痛快、痛快！哈哈。

菩提：……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将来修不成正果，你必……后悔！（咽气）

神瑛：（踢开尸首，不屑地）啰嗦的老儿！

炎凉大帝、警幻仙子驾到。

炎凉大帝：居然打死了菩提祖师，小子，你也太大胆了！

神瑛：这是哪位大神啊，这么威风凛凛的？

警幻仙子：不得无礼，顽石！这位是统管天地玄黄五老六御的炎凉大帝，能知宇宙未来、穷极因果，连玉皇都要谦让三分，你怎可如此狂妄自大？快放下你的剑！

神瑛：哈哈哈，所谓神明，也不过是管人、要人听话的罢了，我偏偏不听，又怎得？限我自由者，死！

炎凉：小子，须知天外有人，人上有人，如今你这点修为，在我眼里连雕虫末技也算不得。

镜头一：剑光闪动。 镜头二：神瑛的目光。 镜头三：炎凉大帝冷酷的目光。 镜头四：剑交错而过。

……

神瑛倒在地上，炎凉上前，以剑抵其喉。

警幻仙子：请等一下！

炎凉：仙姑要说什么？

警幻仙子：我佛慈悲，常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菩提祖师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大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年，算起来道行深远了，今日断送在这顽石手里，想来必有他的天数，是劫躲不过。这顽石并无奇巧之处，不过是无才可去补天，一腔郁愤塞满胸腔不得发挥罢了，今可暂且饶他，仍叫他回灵河畔去修行罢，着令小仙看管就是。

炎凉：事关重大，倘若这是一个魔障，今日不结果了它，来日恐怕仙姑你担当不起。

警幻仙子：若能度他，也是小仙的功德，若不能，小仙自去元始天尊座前请罪。

场景转换。

灵河畔。

绛珠仙草已经行将枯萎。

神瑛从远方慢慢走近，凝视它。

神瑛：好妹妹，我回来了。

镜头一：灵河畔，神瑛在汲水，取回来浇灌仙草。

镜头二：神瑛在盖赤暇宫。

镜头三：神瑛蹲在绛珠仙草前，凝视，唇边浮现微笑。

远远的，警幻仙子和炎凉大帝站着。

炎凉：那顽石老实了没？

警幻：大神请放心，他自回来这边，便盖了座赤暇宫，住在那棵草旁边，日夜浇灌呵护，我瞧他性情竟然改了许多，加以教导，或许就慢慢醒悟了。

炎凉：你要好好看管，不许他离开这河边再为非作歹。

旁白：我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流浪就这样结束了，长久的漂泊、分别之后，再次回到她身边，这里，是我的故乡，因为，她是我的亲人。

# 02 谪入红尘

多年后。

神瑛站在海边，眺望浩瀚的天际。

从仙草里幻化出人形，绛珠仙子冉冉而出。

绛珠：你在看什么？

神瑛：妹妹，今天精神好些吗？

绛珠：嗯，好多了。今个儿天气好，我们到海上去玩？

神瑛：只怕妹妹身体不好，走不远。

绛珠伸手给神瑛，一起掠过无限的海洋，无限的风云在他们身边飘过，两人轻快地朝着浩瀚的大海尽头而去。

一座绰约的仙岛上，他们停了下来，在沙滩上散步。

远方泛起云雾，渐渐散开，绛洞花主和几个仙子一起翩跹而出。

绛洞花主：神瑛！（两眼望向绛珠，神态显得有些讶异）

神瑛：你今天怎么舍得离开那洞天福地，到这冷冷清清的地方来看我？

绛洞花主：（视线终于从绛珠身上移开）你住在这里，倒是两耳不闻世外事，知道么？为了争权夺利，神族和魔族打起来了。（停顿，望向天边）天庭的权势越来越大，要是他们胜了，我就沦为奴才了。 他们，要的是信徒，是服从、秩序、权威和寺庙，个个都要循规蹈矩，谁也别想例外。（目光收回来，盯着神瑛）我若对他们称臣，放弃终身的快活逍遥，就枉称了“护花使者”四个字！

神瑛不予。绛洞花主转身离去。

绛珠：他在说什么？

神瑛：再说一些奇怪的事情。……跟咱们没有关系。（声音温柔）好妹妹，和你在一起，我最快活了。

绛珠：嗯，咱们只要天天在一起就好了。

旁白：我的梦想————终身属于自己，每天，当太阳在海面上冉冉升起，就像把力量注入我们年轻愉快的灵魂中，即使是漆黑的深夜，呼号过的寒风，凋萎的落花，在最徘徊和凄冷的时刻，也能让我们想要歌唱，赞美被赐予这自由自在的生命。 我从来没想过，高贵如我，要去屈服于谁，也不能想象娇弱如她，某一天被列入天宫歌姬的行列，向谁媚笑。难道这天地之间，就不能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镜头转换。

绛珠的身影在浪花中穿梭，回头向神瑛望，笑容有如那时明净无瑕的天空。海鸥在他们之间翱翔。

旁白：当天庭的消息传来，为了分清敌我，划清界限，所有的神仙妖怪都要去登记注册，朝拜至尊天皇，我终于决定离开赤暇宫，去参加神魔大战。

场景转换。

回到开幕式的场景，一场血腥战斗。

炎凉：顽石，我们又见面了，你竟然加入了魔族。

神瑛：大帝，别来无恙？

炎凉：你果然是个孽障，我留你不得了。

神瑛：在这里，我觉得，能够呼吸，就像大海一样狂叫，像电气一样奔驰，像烈火一样燃烧，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不用去想戒律清规，不用小心谨慎…………对不起，陛下，比你那海市蜃楼的极乐世界有趣多了。

炎凉：短见！这样你永远也不能脱离苦海，成圣成佛，你如此愚昧，不配做神仙，不如让我送你回归本性，仍然去做石头！

神瑛：少吓唬人了，问我手中的剑！

炎凉：笨蛋，这一回要让你粉身碎骨！

旁白：那一战，把我重新打回了地狱，回到了黑暗，混沌，和未知中……像宇宙中的蜉蝣，不断下沉，下沉……

场景转换。

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

两个仙女在云雾和林间漫步。

绛珠：姐姐。

警幻仙子：绛珠妹妹，你在想什么？

绛珠：（迟疑片刻）不瞒姐姐说，我想回赤暇宫去住……年代久了，恐怕荒芜了。

警幻仙子：妹妹，当日是我见你孤苦，特意接来住的，今日你提起赤暇宫，必是思想起神瑛侍者了。神魔大战过去五百年了，这顽石恐怕也早已生锈，失去灵性了，辜负了他千万年的道行。先前我原看好他，奈何他本不知自己所欲何为，竟致走火入魔，方有今日。

绛珠：姐姐，人无痴者，无可与之交，因其无真气也。我所爱神瑛者，乃天下第一真人也。

警幻仙子：他是作奸犯科，天帝要罚的人，我等也莫可奈何。

绛珠：……虽然如此，但我原也不是为了什么天规，我是为了我的私心，且容我去求求观音看。

警幻仙子：妹妹打算怎么说？

绛珠：（摇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说，我想见见他。

警幻：你这样说，断不能成功，我教你一个法儿，就说神瑛招来天谴，皆因锻炼未够，实在并非恶人，不若请观音令他下凡去经历一番，那凡尘之苦，可以抵得过他的罪过了，设若能翻然醒悟，也是菩萨的功德，观音听了，必会松动，届时我与众姐妹再从旁求情，或有希望再给那顽石一个机会。（回头吩咐小婢）去唤痴梦、钟情、引愁等人来，大家一齐去帮绛珠妹妹，如今那顽石受罪也受够了，观音大士又号称万称万应，千圣千灵的，或许这个情能求下来也未可知呢。

南海，普陀岩，紫竹林中。

观音：今天是什么风，把你们都吹来了？

钟情大士：普陀珞珈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向来乘看顾我们太虚幻境，今天是想来听你讲经呢，你又不时常去我们那里走动。

观音：（笑）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哪里是要听我讲经，是做说客来了。

警幻仙子：菩萨有什么不知道的？既如此，还望大发慈悲，当日那顽石是你看怜，带到西天灵河岸去的，天长日久，使他修成个通灵宝玉，他今天虽有劫难，若能度过，将来前途恐怕不可量呢。

观音：（转向绛珠）你求了如来五百年不成，又来找我？

钟情大士：（笑）绛珠，菩萨这是说你绕着弯道儿走呢。

绛珠：望菩萨成全弟子则个，绛珠感恩不尽也。

观音：（沉吟）他犯了天条，如今道行一朝俱毁，灵力全无，岂能再复苏为神仙？除非……除非转世投胎，重新修炼，再挣个仙品罢了。

绛珠：既然如此，我也同去。

钟情大士：（大惊）使不得！常言道，苦海无涯，妹妹如何还自愿堕入红尘，受那轮回之苦呢？绛珠妹子今天可不是疯魔了？

众仙姑：妹妹三思！下界万万去不得。

绛珠：（环顾周围，面露感激）多谢各位好意相劝，然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只得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换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观音：你如何恁般想不开？那西天灵河原是天地山川日月精华之所在，生出你这样一个超犯胜俗的极品，竟是个痴迷的。

警幻：我也警告过他，那红尘中虽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持，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谁知他因未报那顽石的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执拗不悔，一意孤行，可见是前世冤孽了，也违拗不得。

观音：罢了，罢了，今天就许了你，不是为他，却是为你，若能了解此案，便不枉我苦心点化了，望你好自为之，早日跳出迷途。

警幻：恰逢绛洞花主罪刑已满，连带着许多风流冤家，一并在太虚幻境挂了号，就让他们结伴去吧。

旁白：……我在伸手不见无指的黑暗中，又一次睁开了双眼……来到了，人间，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之乡。

背景：三生石畔，幼小的，刚化为人形的绛珠，正在揉着双眼，回头望望微笑的，面目清朗的神瑛，那时候他们天真无邪，阳光灿烂，暖风和煦。

# 03 宝黛钗相会

南海普陀珞珈山。

小童：菩萨，“子乌”、“虚有”两位大士已经到了。

一僧一道飘至宝殿莲花座前。

僧道：（施礼）菩萨唤我二人来，不知有何吩咐？

观音：近期因绛洞花主、神瑛侍者等一干人谪凡，许多风流冤孽不免缠绵下界，且这两个孽障前世本领不小，在天界着实风光过，自然与众不同，恐有神通显示，为害人间，着你二人去看着点。

镜头转换。

京城外，一僧一道结伴而来，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

从江南而来的一艘船泊岸了，下来几个老妇，一个小丫鬟，簇拥着一个小女孩，上了轿子，后面有马车护送。

僧、道目送这一行人远去。

僧：还看什么，十七年后，仍然回来就是了。

道：正是，你我既然接了这份差事，趁此何不也超脱几个，也是一场功德哩。

僧道渐行渐远。

镜头转换。

贾府里。

鸳鸯等人：林姑娘来啦，快接林妹妹。

众人：林姑娘来啦。

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笑迎上来，又有几个忙着进去报信。

黛玉在奶娘和婆子的簇拥下走进正房，贾母在两个丫头的搀扶下出来。

贾母：外孙女儿，外孙女儿！

黛玉：外祖母！（呜咽，下拜）

贾母：外孙女，心肝儿肉啊，我的心肝！（抱住黛玉）可怜我一生只养了这么个女儿，巴巴地嫁了出去，指望着娘儿俩总在一块，好叫我看着放心，偏偏女婿一下就迁到了扬州。我天天烧香拜佛，悬心惦记，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安享富贵，谁知道现在女儿再也见不着，倒是外孙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回来了！（哭）

众人上千劝解，又哭成一团。

宝玉出现在门前，迷惑地望着眼前的一幕，悄悄转身进屋。

贾母：（平静下来）外孙女儿，这是你大舅母。

黛玉：见过大舅母。

贾母：这是你二舅母。

黛玉：见过二舅母。

贾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

黛玉：见过大嫂子。

贾母：这是你三个姐妹，迎丫头，探丫头，这是最小的惜春。你大表姐元春，已经选进宫做女史去了。

黛玉：二姐姐，三妹妹，四妹妹。

探春：（欢乐）林姐姐好。

惜春：（笑）林姐姐！

黛玉对她们莞尔一笑。

众人分坐，饮茶。

一阵笑声由远而近。

熙凤：（笑）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彩秀辉煌的美人从后房门进来。

贾母：（笑）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波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是了。

探春：林姐姐，这是琏嫂子。

黛玉：嫂子。

熙凤：（惊叹）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携黛玉回贾母身边）看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贾母：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

熙凤：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熙凤：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

宝玉又出现在门口，看这欢笑的一幕。

贾母：呆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来见你妹妹！

宝玉：（向前走到黛玉跟前，打量她，片刻，突兀地）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贾母：胡说，他才来，你那里曾见过他？

宝玉：我说见过，你们不信，好吧，虽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贾母：好，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

宝玉：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

黛玉：黛玉。

宝玉：妹妹的表字呢？

黛玉：无字。

宝玉：（俏皮地笑）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

探春：宝哥哥，这可有什么典故？

宝玉：《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妙哉！

探春：只恐又是你的杜撰。

宝玉：（笑）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宝玉：（又问黛玉）妹妹可也有玉没有？

黛玉：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

宝玉：（呆了片刻）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不要这劳什子了！“

贾母：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

宝玉：（怨恨）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贾母：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处，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了，你如今怎比的他？还不好生慎重带上，仔细你爹知道了。

宝玉不理，转身欲离去，回望黛玉因惊恐而满眼溢出泪水。

宝玉停住，默然，回望林黛玉。

贾母替他把玉带上。

贾母：外孙女儿，你带来的人呢？

熙凤：还不快见过老太太。

雪雁、王嬷嬷上。

贾母：（摇头）这两个都不中用，紫鹃，你过来。

紫鹃上。

贾母：今后你就跟了林姑娘吧，早晚好生服侍，就是在我跟前尽了力。

紫鹃：（上前，下拜）见过林姑娘。

黛玉忙扶起她。

宝玉的目光，和黛玉的目光交集。

镜头变得滳倘恍迷离，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朦胧、消失，在逐渐响起的音乐声中，一座座深阁琼楼，一进进珠宫贝阙，一片片雪白浪花层层掀起……在层叠的背景中，浮现出今生林黛玉那双泪眼。

旁白：……那是……一个美梦的开端……

镜头一：黛玉在写字，宝玉站在旁边看着她写的诗文，指指点点；

镜头二：黛玉坐在凳子上，宝玉拿了一支眉笔在为她画眉，一旁的丫鬟看着；

镜头三：宝玉提了一只漂亮的鹦鹉，跑去找黛玉，俩人说笑着什么。

旁白：从那时起，我在花海和树丛的迷雾中彷徨，在像珍珠一样光滑柔顺的梦里穿梭，在连绵不绝的白天和黑夜中怡然自得地游荡，我的眼睛迷恋在锦绣繁华之中，我的呼吸无法离开日渐熟悉的芬芳，甜蜜的日子像沙漏一样从手中滑落……

警幻仙子：宝玉、宝玉……

宝玉：（迷糊中）谁在叫我？

云雾渐起，出现了太虚幻境，一群歌姬在载歌载舞。警幻仙子的窈窕身影浮现，对他微笑。

警幻仙子：我今引汝至此，以汝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汝熟玩，再引汝至此处，令汝倍历这瞬息富贵展眼穷困之循环，便是冀汝于淫中悟情，于乐中悟悲，于色中悟空，于有中悟无，于恶中悟善，切莫再迂阔怪诡，似傻如狂，免得见弃于世道……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镜头转换。

袭人：二爷，做了什么梦，呆呆地想呢？起来洗脸吧。

宝玉：好姐姐，我不想起，被窝里怪舒服的。

袭人：快起来，今个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宝玉：（好奇）什么好消息，快说！

袭人：你薛姨妈要来了。

宝玉：（一骨碌爬起来）真的？他们家在金陵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来了？

袭人：早上听鸳鸯他们说，你姨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了人命，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所以姨太太就带了哥儿姐儿，合家进京了投奔来了。我看呀，依着太太老爷们的意思，一定会留他们长住下来的。

宝玉：（大喜）这么说，宝姐姐也要来了喽？好袭人，快替我穿好衣服，我告诉林妹妹去。

镜头转换。

浩浩荡荡的车队，正朝荣国府而来。

薛姨妈、薛蟠、宝钗、香菱等人的特写镜头一一闪过。

薛姨妈下车，和早已迎候出来的王夫人相见。

薛姨妈：姐姐。

王夫人：妹妹，这一路上可好？

薛蟠神气活现，突然碰到贾政威严的目光，自觉没趣。

三春等人张望着，看到宝钗也迎了过去，问长问短，特写镜头放过。

宝玉和黛玉远远地站在后面，宝钗的目光向他们望去。

宝玉拉着黛玉，一起上前。

三人初会荣禧堂，面带微笑，目光交流间，主题歌奏响。

# 04 黛玉探宝钗

紫鹃在给黛玉梳头发。

黛玉：（若有所思）宝玉今儿怎么没来？

紫鹃：大约天冷，他看完戏就回去了。姑娘也不用惦记，他顽够了，自然要歇歇的。

黛玉：我说呢，这几天不见他登门，必是有好玩的了，不告诉我。

紫鹃：二爷昨儿才来过的呢，只是最近上学堂了，比不得过去空闲，来的略少了点儿，姑娘可别多心。

黛玉：谁多心了？替我准备一下，我去梨香院看看姨妈，打他们来了，我还没去过呢，不成个礼数。

梨香院里。

宝玉：宝姐姐，听说你最近在养病，可大愈了？

宝钗：已经大好了，倒多谢记挂着。宝兄弟，请坐。

宝玉坐下。

宝钗：成日家说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我今儿倒要瞧瞧。 （念）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向莺儿）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做什么？

莺儿：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宝玉：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赏鉴赏鉴。

宝钗：你别听他的话，没有什么字。

宝玉：好姐姐，你怎么瞧了我的呢。

宝钗：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所以錾上了，叫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

宝玉：（念）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

莺儿：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

宝钗：莺儿，你还站在这里坐什么，怎么不去给二爷倒茶？

宝玉：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

宝钗：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

宝玉：既如此，这是什么香？

宝钗：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

宝玉：什么丸药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

宝钗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

某丫鬟：林姑娘来了。

黛玉：嗳呦，我来的不巧了！

宝钗：这话怎么说？

黛玉：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

宝钗：我更不解这意。

黛玉：要来一起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

宝玉：好妹妹，外面下雪了么？你可仔细冷着了。

薛姨妈：来，好孩子们，今天就在姨妈这里吃酒。

李嬷嬷：姨太太，别让他喝。他性子可恶，吃了酒更弄性。

薛姨妈：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许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问，有我呢。

宝玉又说：不必温酒了，我只爱吃冷的。

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

宝玉放下冷酒，有丫鬟拿了酒去暖。

雪雁进来，与黛玉送小手炉。

雪雁：姑娘，这是你的手炉，忘在家了。

黛玉：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

雪雁：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

黛玉：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

薛姨妈：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

黛玉：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姨妈这里，倘或在别人家，人家岂不恼？好说就看的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巴巴的从家里送个来。不说丫鬟们太小心过余，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

薛姨妈：你这个多心的，有这样想，我就没这样心。

宝黛目光交会，宝玉觉得不自在。

李嬷嬷：二爷，喝不得了，仔细老爷今天在家，要问你的书！

黛玉：别扫大家的兴！舅舅若叫你，只说姨妈留着呢，这个妈妈，他吃了酒，又拿我们来醒脾了！（向宝玉）别理他，咱们只管乐咱们的。

李嬷嬷：林姐儿，你不要助着他了，你俩在一起长了五六年，你倒劝劝他，只怕他还听些。

黛玉：我为什么助他？我也不犯者劝他。你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

李嬷嬷：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

宝钗：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

薛姨妈：别怕，别怕，我的儿！来这里没好的你吃，别把这点子东西唬的存在心里，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发吃了晚饭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罢。（吩咐下人）再烫热酒来！姨妈陪你吃两杯，可就吃饭罢。

酒过三巡。

黛玉：（向宝玉）你走不走？

宝玉：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向姨妈）咱们来了这一日，也该回去了。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咱们呢。

黛玉：姨妈，耽扰久了，我回去了。

宝黛并行的身影渐渐远去。

# 05 秦可卿之死

天香楼。

见熙凤和宝玉前来，秦可卿想起床迎接。

熙凤：快别起来，看起猛了头晕。（紧走了两步，拉住秦氏的手）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么着了！

可卿：这都是我没福，这样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己的女孩儿似的待。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倒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无不和我好的。这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顺一天，就是婶娘这样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顺的心，如今也不能够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过年去呢。

熙凤：胡说，哪里就到得这个田地了？况且能多大年纪的人，略病一病儿就这么想那么想的，这不是自己倒给自己添病了么？你只管放宽心，安心养病，这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有我呢！我明儿再来看你。（吩咐宝珠）好生伺候你家少奶奶，知道吗？

宝珠：是。

宝玉、熙凤同车而归。

远远地传来骂声。

焦大：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

宝玉：那边在吵什么？

贾蓉：把他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

焦大：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熙凤：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倘或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

贾蓉：是。

焦大：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宝玉：他说的好有趣，风姐姐，什么是“爬灰”和“养小叔子”啊？

熙凤：（疾言厉色）那是醉汉嘴里混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

特写：宝玉迷惑的脸。

旁白：三天后，蓉儿媳妇的丧钟响彻了贾府。

宝玉：（睡梦中醒来）那是什么钟声？

晴雯：（赶来）二爷还是睡觉吧，那是东府蓉大奶奶没了。

宝玉：啊？

晴雯：你别慌，告诉你，林姑娘明天要回扬州去呢，你还是赶紧睡觉，一早好去辞她。

宝玉：为什么？你在说什么？好好的林妹妹为什么要走？

晴雯：今儿晚上才听鸳鸯姐姐说的，林姑爷的书信寄来，身染重疾，写书嘱林姑娘立刻回去，这事儿拖不得，所以老太太吩咐了，明儿吃过午饭就动身，叫琏二爷送她。

宝玉：啊？（一口血吐出来）

袭人等慌忙上来。

袭人：怎么了？二爷？（吩咐麝月）不得了了，快去回老太太，赶紧请大夫过来。

宝玉：不用忙，不妨事的，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爬起来，要换衣服）

袭人：你到哪里去？才咽气的人，那里不干净，又夜里风大，明早再去不迟。

宝玉：我看林妹妹去，去安慰安慰她。

袭人：小祖宗！林妹妹已经睡下了。

宝玉：顾不得了，估计这会子她也没睡着。晴雯，你给我盏灯笼就是了。

潇湘馆。

林黛玉披衣坐在桌前，对着烛光发呆。

紫鹃替她再披上一件斗篷。

紫鹃：姑娘，睡一会儿吧，明儿路上颠簸，越发睡不好了。

黛玉不语。

紫鹃：行李我都打点好了，姑娘，你就听我一劝，好歹躺一会儿吧。

敲门声。

雪雁把门打开。

宝玉提着灯笼走进来，望着黛玉。

宝玉：妹妹。

黛玉仍不语，注视着他，宝玉走过去。

场景转换。

次日，贾琏带着十几个仆从，护送林黛玉回扬州。

宝玉望向她。

宝玉：（急切地）好妹妹，这一路上千万小心！

黛玉掀开帘子看了眼宝玉。

宝玉：知道了吗？早点回来！好让我放心……

黛玉：……我知道了，你放心就是。

帘子随即放下。

车子远去。

场景转换。

秦可卿的丧事正在办，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

贾珍呆呆的坐在房里。

尤氏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转身朝外走。

上房里，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

门人：珍大爷进来了。

贾珍拄个拐，慢慢地踱了进来，脸色可怕。

邢夫人：你身上不好，又连日事多，该歇歇才是，又进来坐什么？

贾珍：侄儿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子并大妹妹。

王夫人：什么事？

贾珍：如今孙子媳妇没了，侄儿媳妇偏又病倒，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怎么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

邢夫人：原来为这个。你大妹妹现在你二婶子家，只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

王夫人：他一个小孩子家，何曾经过这样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倒是再烦别人好。

贾珍：婶子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我包管必料理的开，便是错一点儿，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从小儿大妹妹顽笑着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又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了。婶子不看侄儿，侄儿媳妇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罢！（哭泣）

熙凤：（向王夫人悄声）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罢。

王夫人：（悄悄的）你可能么？

熙凤：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便是我又不知道的，问问太太就是了。

贾珍：也管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妹妹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谢。（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送与凤姐）妹妹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这两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

王夫人：你哥哥既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只是凡事小心，别自作主意，有事打发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

熙凤：这个自然，太太放心，我知道分寸的。

场景转换，协力宁国府。

熙凤坐在上头正中间的椅子上，平儿等侍女立于旁。

下面站了黑压压的一溜人，皆屏息凝神恭听教训。

熙凤：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在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理。（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的给我唤进来。

……

旁白：我的嫂子凤姐儿，极聪明能干，人们说她，出挑的美人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她不过。有她在的地方，老太太就会高兴，老太太一笑，全家也就笑了，她那精神奕奕的笑容，是荣国府一块最大的金字招牌。

# 06 黛玉南归

扬州。

林黛玉呆呆的站在空荡荡的灵堂里，脸上泪痕已干。

紫鹃和雪雁默默无言，院子里静悄悄的，不闻一声咳嗽。

黛玉的眼前浮现了病危的父亲，捏着她的手。

林如海：你回外祖母身边去……好好过活……

黛玉：爹，别走……别丢下女儿一个人，爹，爹爹！

林家大院四壁空空。

贾琏站在院外，一队人马走进，为首的少年秀气夺人，颇为引人注目。

甄宝玉：（拱手）是贾府的琏二爷吗？

贾琏：（疑惑地打量，陡然省悟）原来是甄家的，这位就是甄二爷了！果然和我家的宝玉外形极像，猛一看还以为是一个人。

甄宝玉：在下甄宝玉，听说贵府的姻亲林家遭了事，特来看看，还望琏二爷不要多心，只当我们小看了你。如今贵府上更出了桩天大的喜事，便不需我家出面，林家这点小事也不足挂齿的。

贾琏：什么喜事？我出门在外，耳目闭塞，竟然不知。

甄宝玉：国舅姥爷大喜！贵府的大小姐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琏兄这一回去恐怕就有赏呢。

贾琏：啊？当真？（掩饰不住喜色，向天边拱手）天恩祖德啊！贾门暂可无忧也，谢天谢地！（邀请）宝兄弟，请，到里面坐！

甄宝玉一笑，随贾琏一起入内。

贾琏：说来让兄弟见笑，我们贾家外表看着轰轰烈烈，其实一年不如一年了，先是尤家一败涂地了，紧跟着邢家、秦家、李家，眼看着都不行了，如今林姑夫因为得罪朝廷，又被降罪革职，险些抄家，多亏贵府及时出手相助，才免失体面。

甄宝玉：琏兄这话太见外了，甄贾两家原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唇亡齿寒，息息相关，怎能不互相多加照应？况且如今形势大好，些许旁亲的衰败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林家的事，不过因为林老爷为人耿直，清高了些，得罪了皇四子，并不是什么大罪，国舅姥爷只管宽心。

贾琏眉毛渐展开，两人开始谈笑风生。

场景转换。

运河边，杨柳依依。

紫鹃：雪雁，扶着姑娘小心点儿。

黛玉下了素轿，向船上走去。

甄宝玉一路骑马相送，忽然望见黛玉，为之一震。

贾琏：这就是表妹林黛玉。（向黛玉）林妹妹，这位是甄家的二少爷，也叫宝玉，甄家和我们家的交情是不用说了，就跟自家人一样。

黛玉向他瞥了一眼。

甄宝玉的眼睛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她。

紫鹃、雪雁等人皆面露差异。

婆子：和我们家那个宝玉，长得怎么这么相像！

黛玉：见过甄二爷，一路有劳您相送了，小妹这就别过。

黛玉上船，紫鹃等也随即上船，贾琏向甄宝玉拱手告辞。

甄宝玉：……（目送她们，失声）这位妹妹，我曾见过的！……

船渐行渐远，甄宝玉仍然呆立在岸边。

场景转换。

卧室里。

宝玉躺在床上，随手翻看一本集子，神色厌倦，百无聊赖。

袭人：（端着茶水进来）我的好二爷，你闷闷不乐的做什么？大小姐晋封了，这天大的喜事你也不笑笑，那要怎样才开心呢？

宝玉：茶放那里吧。（仍然翻书）

袭人：二爷也不看看最近，宁荣两处何等热闹，多少亲朋好友前来庆贺，府里上上下下个个春风得意，独你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众人不笑你越发呆了才怪呢。

晴雯从外面走进来，面带笑意。

晴雯：（走到床头坐下）二爷，别烦闷了，我只告诉你一件喜事。

宝玉：（看向她）去去，能有什么好事？

晴雯：别的事我也不知道，独有一件，琏二爷和林姑娘就要回来了。

宝玉：（一骨碌地爬起来）真的？

晴雯：我几时哄过二爷？就是因为赶上了大小姐的喜信，琏二爷他们才昼夜兼程，听说已经遣人来报信，明天就到家了。

宝玉：啊？（喜上眉梢，披衣就往外跑）

袭人：小祖宗，你去哪儿？

宝玉：去跟风姐姐说，给林妹妹打扫房子，安插器具，奶妈婆子们也该准备准备，好好接了她来家，长长远远的住下来。

袭人在背后摇头。

场景转换。

次日，黛玉的闺房里。

黛玉：（整理案上的书籍、纸笔，吩咐紫鹃）这个给迎春姐姐，这是探春妹妹的，这是宝姐姐的……可都记好了。

宝玉立于旁，笑容满面地看着。

宝玉：好妹妹，这一年里，我也弄了许多新书来，一会儿到我那里去看就知道了。（凑近）妹妹你看这个，（取出一串香念珠）这是前儿送蓉儿媳妇出殡，路上碰到北静王，他送我的，听说还是御赐的，给妹妹。

黛玉：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掷而不取，宝玉只得又收回）

宝玉：你不要这香串，我可要妹妹的东西，有什么好的给我不？

黛玉：（瞅着他，含笑）那也只看我愿意不愿意。

场景转换。

贾琏笑着走进房里。熙凤站起来迎接他。

熙凤：您可回来了！国舅老爷一路风尘仆仆。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赐光谬领否？

贾琏：（笑）岂敢岂敢，多承多承。

平儿与众丫鬟参拜毕，献茶。

贾琏：（坐下喝茶）我不在家一年了，这府里上上下下，可都还安好？没出什么漏子吧？

熙凤：嗳，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抱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况且我年纪轻，头等不压众，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

贾琏：听说宁府里办蓉儿媳妇的丧事，你大大露了一回脸，把那边的人也收服得服服帖帖了？

熙凤：我的爷，哪是我愿意的啊？是珍大哥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你这一来了，明儿你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他的。

贾琏：（笑i）这还多亏了外头有我，里头有你，不然如何忙得过来？眼下又听说要省亲，不知是真的假的？咱家果然要预备接贵妃了吗？

熙凤：这还有假的吗？如今周贵人、吴贵妃家里都已经动了工，偏只咱们家静悄悄的、鸦雀不闻不成？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贾蔷去了姑苏一趟，已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学唱戏，林之孝家的昨日也来回，已采访聘买得十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叫什么来着了？平儿你说说。（喝茶）

平儿：听说法名叫妙玉，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到底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

贾琏：他既是这样的出身，如何轻易请的动？

熙凤：可不是么，只是这姑娘如今父母俱已亡故，到底要有个傍依才是结果，因他文墨也极通，经文也不用学了，模样儿又极好。所以骄傲些，太太便吩咐下了个帖子去请他，过两天也就到了。如今这府里千头万绪，比先前越发忙的不可开交，不独我，明日连你也没一些空闲呢。我苦辞了几回，太太不肯答应，倒反说我图受用，不肯习学了，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呢。

贾琏：（伸了个懒腰）我是快累死了，平儿，你传与二门上，就说我不舒服，大小事情一应不许传报，俱等明日料理，哪怕它天塌下来呢，我只管今天一觉睡到大天亮。

镜头一：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和一群清客，以及宝玉正在指着某景谈论着什么。

镜头二：背景。贾府，一抬轿子渐行渐近，几个尼姑随行。

到了庵门口，妙玉下轿，停住，回身，凝望这片朱楼玉殿，贾府的富贵气息。

镜头三：元春省亲，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值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漱盂，拂尘等类。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版舆，缓缓行来。

镜头四：元妃携手揽宝玉于怀，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

旁白：我十三岁那年，姐姐元春省亲回家，为了迎接她的凯旋归来，大观园在一年之内筑成，号称“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这是我家自曾祖父谢世之后，第二度欣欣向荣起来，我的少年时代，就在这烈火朋友，鲜花着锦之盛的年代度过。

# 07 静日玉生香、良宵花解语